

生态文明建设 山西作家在行动

李景平



散文创新的滞后与突破

杨献平

当下的散文写作整体态势可以用壮大又虚弱、繁荣却衰微来概括。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现实相比，散文写作创新能力的“滞后”和“僵化”显而易见。

在乡村、历史文化、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个人生活、工业和内心幽微等题材当中，历史题材无疑是最受宠的，从事这方面写作的专业散文作家比比皆是。但从文体和文学价值上来考量，历史文化类的散文和非虚构作品，如果对现实生活不构成一种隐喻观照，并不会对文学和社会现实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工业、生态、城市等题材的散文写作，对于记录和呈现我们所在的时代具有标本和编年的意义。

历史类的随笔作品对普及相关知识文化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尽管历史总是有其重复的“特性”，也有着古往今来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过去式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逝者的生活和事迹”，是“他者在青年的冲突和命运”。时代和社会发展至今，信息化、全球化和各种工具和技术的普及，使得整个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展现作家和诗人所在时代的社会百态、人物流变和存在、发展的细枝末节与典型情境。如果仅仅复述历史和过去，并努力从中找到人类社会的共性特征和基本命运轨迹，这样的写作注定很难有太多的当代性。这大致是历史类散文随笔写作的真正痛点所在。

另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乡村、工业和城市题材的散文写作，在很多时候也不自觉地陷入了“最后的案头清供”“农耕时代记忆与器物花草赏玩”与“走马观花的城市历史寻迹”和“现场一线的描摹与记录”等浅层次当中，并不能体现散文在当下时代应当具备的敏锐性和超前性。特别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展现个人内心冲突以及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状态，包括精神、思想文化和信仰上嬗变的力度和深度也还远远不够。

我觉得，散文创作应当具备更大的“雄心”与“境界”，更大范围地去拓展文体的界限，进而增强其表现力。我们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增强散文的“好看性”和“广泛性”，在散文创作中有效、恰当地引入故事及其相应的叙述技巧，增强感染力与吸引力。抒情性是当下散文写作的重要方式，在关注和真切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幽微方面，显然还不尽如人意。如何密切散文写作与时代的关系？书写“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应当成为散文写作的重要方式和方向。



作家走进校园 培育文学新苗

12月21日，山西省作家协会社联部“小作家”成长营第一课在双西小学开讲，作家蒋殊与学生们面对面交流读书和写作。这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今年开展的第24场“新时代作家大讲堂·文学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

为着力推进全民阅读、强化文学服务社会功能、助力书香校园建设，山西省作家协会2023年分别与与中北大学、大同大学、山西工程职业学院、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晋城一中、新疆阜康中学、太原市万柏林区光华实验小学等学校合作。邀请作家刘慈欣、薛涛、李晓东、鲁顺民、张石山、金汝平、手指等，围绕“从《流浪地球》到《三体》——科幻作品引起的影视热潮”“中国古典诗词的不朽魅力”“网络文学”“工匠精神与文学表达”“用文学之光照亮‘平凡的世界’”“地坛寻找史铁生”等主题，举办文学讲座24场，惠及学生人数达4000人次，营造了善读书、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校园氛围。

山西省作家协会还与太原市9所小学合作建立山西省“小作家”成长营，共同组织开展文学讲座、少年主题阅读和创作等活动，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该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表示，未必要人人都成为作家，但写作能力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基本文化素养；未必要通读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经典，但阅读应该成为每个人尤其是少年时代的良好习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构建良好的阅读和写作环境，激发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兴趣，引领孩子们开启更为精彩丰富的文学世界，为培养更多山西文学人才打好基础。 郝亚娟

山西作家经历和见证了山西乃至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发展的现实进程。山西作家的作品，不仅反映和表现了山西生态文明的深刻变化和绿色发展的现代突进，而且这个时候，他们不再仅仅对生态环境问题愤慨和批判，而是看到了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道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难的破解，其作品内涵上升到了现代发展和生态文明并行不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合合一的高度，呈现了山西生态文学创作的意蕴新变和审美新变。

审美新动

山西30多年的生态文学历程，奠定了生态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基础，也获得了生态文学在新时代的接续传承。但怎样推进、怎样突破，也成为山西生态文学发展的现实课题。

“山药蛋派”老作家马烽、孙谦、西戎、胡正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题词：“爱护环境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工业题材”作家焦祖尧曾在90年代末指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必须关注和关心环境保护。”山西省作家协会前任主席杜文学提出：“以文学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山西省作家协会现任主席李骏虎勉励山西作家：“创作出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学精品力作。”这些理念形成山西生态文学发展的精神链条，强劲推动山西生态文学内涵意蕴实现渐次递进和丰富生长。

2023年，山西在继续组织开展生态文学采风创作活动之外，首次组织开展了生态文学研讨活动，接连举行了“大地文心·美丽书写”山西生态文学研讨会、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生态文学座谈会、报告文学《将军和他的树》作品研讨会、生态纪实散文《风在心头行走》作品研讨会、《太湖消息》暨生态文学创作与出版研讨会、“阅读绿色·品味经典”绿色读书月活动。这些活动形成山西生态文学蓄力的新动履带，创作、评论、出版合力共推山西生态文学的审美突破和创作攀升。

高密度的生态文学采风和研讨，意在研究生态文学创作现状，寻找生态文学发展突破，推进山西生态文学走向文学高峰。这是山西生态文学的进取，也是山西生态文学的信心。

（作者为《中国环境报》高级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虚构文学”转向“纪实文学”，创作了《大爱无敌》《执政能力》《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显示了山西乃至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艰巨历程和艰难转变。景平聚焦积重难返的山西生态环境现实，写作了《与黑色交锋》《在污染中突围》《山西之变》的生态环境纪实报告，呈现了山西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强行动和坚实进行。梁志宏由“城市意象”的抒写转向“汾河意向”的抒写，创作了汾河系列诗篇，聚焦现代汾河和汾河之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造生态环境，直陈诗人的欣喜、忧思、建言和期望。葛水平从“乡村视角”转向“河流视角”，创作了长篇散文《河流带走两岸》，笔触投向沁河的自然生态和人物物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留恋、怀念和重构人与自然的生态美学。

这些作品，虽然仍在聚焦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但视点焦点却转向了生态环境保护现实变化和未来指向，突出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建设性探索。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作家不再多是单纯的谴责和主观的批判，而是给予客观的观察考察和理性的分析研究，探究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由，意图将作家自己的生态环境文化自觉，转变为社会的生态环境文化建构。

山西生态文学的勃兴，直接来自于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树立，来自于山西作家生态文明使命的担当。

在山西生态文学现在时态上，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时间移民》，奇想在自然宇宙寻找地球人的位置和探求人类拯救生态环境危机的未来道路。哲夫的报告文学《水土中国》《爱的礼物》，展现了水土生态与万物生命的天然关系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助力脱贫对于人类的贡献。景平的纪实文学《流淌进一条河的文学行走》《风在心头行走》，展示了山西生态环境质量刷新时代的变化和生态人文精神超越历史的建构。赵树义的报告文学《折叠的时空》、郭虎的报告文学《山河之诺》、鲁顺民的报告文学《将军和他的树》，塑造了山西改变生命命运的英雄群像和将军回乡绿化荒山的楷模形象。侯良学的《自然疗法》《生态觉醒》，表达了诗人在现代发展和自然生态之间挑战生命悖论的精神追求。玄武的自然散文《物书》《种花去》，叙写了现代人向往大自然的生态情怀和作者关爱植物动物的感人故事。指尖的自然散文《汝来看花》，抒写了自然之花与人类生命的心灵感应。黄风、蒋殊、王芳等人的作品，给山西生态文学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意象。

关注“新时代文学晋旅”丛书 ③

世界注视着自己

浦歌

主观视角下的千头万绪的生活怎样组成一个含有丰富意义的世界，它们是怎样各自通达那些生活与命运的纤细小径，我思考着这一点，但一时难以找到实现的途径。小说集《迂回的隐痛》（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中的同名小说是其中一个小小尝试的产物。叙述可能是一种寻找，它是多方向的，它似乎可以自行辅陈，自然生长，但必定需要等待灵感与情感的艰难捕捉。

有一天，我突然读到歌德的一句话：“世界在我们中注视着她自己。”这句话瞬间震动了我，我将它用作另一篇小说《葡萄园》的题记。它预设了人与世界难分难解的纠缠、诡异的抽离感，以及视角的混杂与重合，世界既作为观察的主角存在，又隐身于我们的眼睛。那是一个双向甚至多向的观察，预示了世界的广博与深邃，它汇聚在每只眼睛的幽深之处。这是一个多维的世界，你掷下每一枚硬币都可能会从任何意想不到的地方浮现出来。世界不再是表面的那个世界，它既然可以注视，它也有一个深潜的内在，尤其是，它不仅来源于每个人的眼睛，应该还来源于每个人的内部。

尤其是，在充满科幻感的此时此刻，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任一说法都会很快变成陈词滥调的时代，或者所有煞有介事、自认新颖的言论一诞生就落伍的时代。几乎每一天，科技都会贡献出一个似乎属于未来世

界的研发：拥有人类网络知识的ChatGPT、与人对话的AI、可以自由爬行的黏液机器人……它们每一个都可能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人类看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人们对记忆的方式。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这些科技的存在和介入，增添了人类陌生的体验，也增加了认知世界的难度，无疑也加大了叙述的难度。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时代，世界对自己的注视，变得更有意味，充满了好奇、紧张、荒唐、离奇和科幻，还有无尽的颠覆感，它还杂糅了悲喜剧、杂耍、滑稽戏。只是作为写作者的我一时无法充分掌握自己的叙述，不能使之完整地回到这样的新的时间之中。《迂回的隐痛》原本是试图写成一个叫《黄色假发》的短篇小说，是在摸索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可以沿着上面的方向进行一次艰难的尝试。于是它变成了目前的模样。它还远不能达到上述的效果，但我还可以寄望于随后的时间。

集子里的小说是不同的时间创作的，最早的写于2011年，最晚的是2023年。第一个写出来的《某种回忆》也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似乎也可以用《迂回的隐痛》作题。与此不同的是，《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孤独是条狂叫的狗》《大鱼的模样》《盲人摸象》等，可能来源于对某个短暂时间发生事实的仔细观察。

对于眼前越来越陌生的充满科幻感的世界，我还隐

隐有一种恐慌。比如，一不小心，你点开一个小视频，就很容易会陷入小视频的海洋，因为一个近于无限的世界在等待你，你要做的只是不断轻轻滑动一下手指，无量的小视频在等待着你，等着你的注视。这是一个轻轻滑动的拼贴的世界，我既是一名偶然的视频的见证者，又与它们保持着遥远的距离。等我终于因为一个偶然，摆脱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小视频，我突然想，我和小视频里的主人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仅仅这样的想法，就会激发我的不安，似乎我不再是之前的那个更镇定的我，不再是世界正通过我从容观察和注视的那个我，而是临时变成了一个可以以全知视角来俯瞰人间百态的我。

不管怎样，世界正注视着自己，她的注视因为科技的介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等有了自主意志的机器人来到世界上，世界对自己的打量或许又增添了AI的目光。

因此，等我坐下来尝试叙述时，它的困难会更为突出。对一名写作者来说，将会是一个无尽的、惊人的考验。这部中篇小说集，算是对过往某个方面的一次小小总结，希望自己能够在更有难度的写作中经受住考验。

世界正注视着自己，希望在我的小说里会感受到来自她的目光。



《迂回的隐痛》书影

《迂回的隐痛》作者浦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嘴泥土》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孤独是条狂叫的狗》《麻雀王国》。

院和大厂迷宫似的老居民楼之间，就在游走和观察之际闪现出形形色色的人与物。毋宁说，正是“我”的游荡和观察构成浦歌小说的叙事动力。

因为“我”的存在，时间在浦歌的小说中常常变得恍惚起来，由此而形成一种普鲁斯特式的记忆的诗学。缤纷的回忆或散乱的记忆成为小说的主要组织形式。它们呈碎片状，如电影蒙太奇镜头般不停地闪回、切换，期待着读者将其拼接而连成一段完整的情节。如果说那块著名的“玛德莱娜小蛋糕”引出了博大精深的《追忆似水年华》，而引发《迂回的隐痛》之回忆的则是一顶“黄色假发”，“隐痛”是“我”的情绪底色，“迂回”则正是“我”的言说方式。这一叙述特征几乎从浦歌2011年发表《某种回忆》就开始了。由此，小说中的空间是记忆生出的空间，记忆则是与特定空间相关联的记忆。“空间”及其中的人和事在“我”的记忆中穿梭来往，“我”则在记忆的空间中不停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分析性的自我审视。

无疑，浦歌的小说创作是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这自然源于他孜孜不倦地一边观察着现实，一边对其生活经验不停思考，同时在浩如烟海的中外经典文学中不停阅读，不停汲取着伟大艺术的养分，当然更在于他不停创造的冲动、不停写作的步伐。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李骏虎表示，未必要人人都成为作家，但写作能力是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基本文化素养；未必要通读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经典，但阅读应该成为每个人尤其是少年时代的良好习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构建良好的阅读和写作环境，激发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兴趣，引领孩子们开启更为精彩丰富的文学世界，为培养更多山西文学人才打好基础。 郝亚娟

温馨提示：“文学晋旅”成长营，将于12月29日（周五）下午3时至5时在小店区创新街山西智创城2号B座1层路过书店举行，山西作家杨凤喜分享小说集《沙发》。

生活片段里的诗性氛围

——《迂回的隐痛》之叙事特色

张慧敏

从2011年发表《某种回忆》开始，浦歌的小说创作已走过了10余年的历程。迄今为止，他为读者呈现出了一部长篇小说，20多篇中短篇小说，以及若干的创作评谈。虽然总的来看其作品数量尚不算多，但难得的是，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业已成型的一种叙事风格和语言特色。这种风格与特色之形成，一方面建基于他在晋南乡村和现代都市两者之中的坚实的生存经验之上，另一方面又与他长期以来持之以恒对现代世界文学的阅读与思考密切相关。他通过对日常现实的细致解剖，拓宽了我们对作者和读者双方经验的理解。他没有让生活更明朗，也不是让生活更舒张，而是表明，在生活中存在着着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更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慢慢咀嚼，仔细回味反思，他赋予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种非比寻常的深度。

不同于多数山西作家将目光注视乡土农村，在小说集《迂回的隐痛》（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中，浦歌的故事多伸向城市生活各处隐秘的空间。在这些城市空间中，没有豪商巨贾的财经传奇，也没有俊男靓女的爱情神话，甚至也不特别通向打工者的奋斗拼搏或艰辛，有的只是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小人物，在他们身上，甚至

很难发现完整的故事，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断片、一次寻常的理发或购物、一次偶然的看病或住院、一次失败的采访、一次无聊的约会、一次夫妻间的怄气、一次和同事无果的爱恋，等等。借助于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断片或场景，世俗之饮食男女的庸常习性和种种幽微的带着非理性性的心理气质得以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

担负着这一展示功能的自然是小说的叙事者，它多以第一人称的“我”出现。“我”颇近似于本雅明笔下那个漫步在巴黎大街上的游荡者。他们置身于城市的人群之中，但又和人群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常常漫不经心、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闲逛，并沉迷于这种闲逛和观察。小说集《迂回的隐痛》中的同名作品，“我”游走在废弃大厂四周的林荫小道上，像细读一部文学作品一样地细读着它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太过沉迷于这种“细读”的感觉，叙事因此常常被刻意中断，与此同时，大量的隐喻性的感觉描写纷纷涌现出来，营造出一种浓郁的诗的抒情氛围，譬如小说中一段对废弃铜厂里巨大铁器设备之形色的描述。《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写“我”的一次采访过程，无论是乘坐于城郊破旧的公交车上，还是穿梭于五里坪法